

上篇

系统对应说的理论探讨

第一章 系统对应说概论

1.1 系统对应说

1.1.1 系统对应说的界说

夸克等四位学者在 1972 年合著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A Grammar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以下简称 GCE) 中, 受转换生成语法的影响, 采用“转换关系”(transformational relations) 这一概念来描述诸如主动句和被动句等结构之间的关系。这四位作者在前著的基础上, 于 1985 年推出的 *A Comprehensive Gramma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以下简称 CGE) 中, 则改用“系统对应说”(systematic correspondences) 来论述两种结构之间的这种关系。他们给系统对应说下的定义是:

“系统对应说可以粗略地界说为 X 和 Y 两种结构之间的一种关系或映射(mapping), 因此假如相同的词汇内容出现于 X 和 Y 两种结构中, 那么在这两种结构之间就始终有一种意义上的联系(在使用词汇内容这个术语时, 我们考虑到 X 和 Y 两个结构会包含不同但又相关的词项的可能性, 例如 wise 和 wisely)。这种联系常常是一种语义等同或释义的关系。”(CGE: 2. 20)

对此界说的理解, 有两点需进一步说明。

(1) 这里使用的是词汇内容(lexical content), 而不是单词或词汇, 其涵盖面较宽, 不仅包括像 wise 与 wisely, move 与 move-

ment, clever 与 cleverness 这种词根与其派生词,而且还包括像 can 与 be able to 这种同义词语,以及像介词短语 out of breath 和形容词 breathless 等等。

(2) 我们认为,系统对应说的核心是两种结构之间在成分结构上的对应关系。二者在意义上的联系相当复杂,“常常是一种语义等同或释义的关系”。这就意味着,除此之外,也还有一些其他的语义关系,这就为肯定句与否定句、陈述句与疑问句、直陈句与祈使句等进入系统对应的范围奠定了基础。

1.1.2 系统对应说的重要价值

(1) “这些对应在解释语法选择和意义之间的关系方面很重要。”(CGE: 2.20)

依据 CGE (2.5),“选择关系(choice relationship)是一种‘挑选’(or)关系……如果 X 和 Y 两个单位可在一个较大的单位中相互替代,它们就处于选择关系之中,即 X / Y。(替代在这里意为‘可换性’(commutability),即在句子结构上,不一定在意义上,可以接受的替代成分)”X 和 Y 两个单位之间的语法选择也可以说是这两个单位间的系统对应,这种语法选择与意义之间的关系可以用系统对应说来解释。依照对应说,语法选择常常不影响意义,譬如主动语态句与被动语态句之间的语法选择。“语态是一个语法范畴,它使我们有可能从两种角度的任何一种来看句中的动作,而所说的事实不变:

The butler murdered the detective. (主动语态)[1]

~The detective was murdered by the butler. (被动语态)
[2]”(CGE: 3.64)

这两个相对应的句子看上去完全不同,但它们各成分之间的意义关系未变。这就表明,无论你选择主动句或是与其对应的被动句,其真实含义不受影响。

语法选择也可能表现为释义关系，例如：Paganini's last performance ~ the last performance that Paganini gave / the Cabinet's greatest mistake ~ the greatest mistake that the Cabinet made. (CGE: 5. 119)

再者，从对应说看，语法选择也可影响意义的变化，比如肯定句与其对应的否定句之间的选择，在意义上则表现为肯定意义与否定意义的选择。

(2) 这些对应“在提供分类标准方面也很重要”。譬如“要辨别由名词词组做宾语的分句，通常只要看有没有相应的被动句存在即可”。(CGE: 2. 21)又譬如用做表语形容词的补足语的 to-不定式分句可分为七类，系统对应是其重要的分类标准：Bob is splendid to wait. ~ It is splendid of Bob to wait. / Bob is slow to react. ~ Bob reacts slowly. / I was excited to be there. ~ To be there excited me. / Bill is likely to attend. ~ It is likely that Bill will attend. / Bob is hard to convince. ~ To convince Bob is hard. ~ It is hard to convince Bob. / The food is ready to eat. ~ * To eat the food is ready. / It is important to be accurate. ~ To be accurate is important. (CGE: 16. 75—82)

(3) “考查一种结构与另一种结构之间的系统对应有助于语法结构的研究。”(CGE: 2. 20)

传统语法和结构语法一般只注重横向的结构阐释，忽视纵向的联系和比较。譬如它们对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感叹句往往分别进行界说，指出其使用目的各不相同，但很少讲它们之间的联系。唯物辩证法认为，确定事物或现象之间的界限是重要的，这是探讨它们之间联系的前提。“唯物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不同只在于不把事物之间的差异和界限绝对化。形而上学思维方法的一个根本缺陷在于，只见‘事物’，忘记了联系……要了解某一事物，就必须对它内部诸要素以及它同其他事物之间的各种不同的联系，

分别地、具体地加以研究。(李秀林等 1991: 88) 而系统对应说能使我们纵向地来比较结构之间的异同, 特别是结构之间在成分结构和语义上相互对应的这种联系。

(4) 系统对应说可用来“说明结构之间的异同”。(CGE: 2. 20) 主要是用来说明对应结构之间的相同之处, 即在结构上相对应在意义上有联系; 同时也用来说明它们之间的差异(请看第十章“对应结构的语用差异”和第十一章“对应结构与语境”)。

1. 1. 3 系统对应说在 CGE 中的作用

系统对应说是 CGE 中的重要理论框架之一, 把书中的主要结构纵向地联系起来, CGE(2. 20; 2. 46) 把七种基本句型作为讨论对应关系的出发点。“简单的陈述句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基准句式 (canonical form of sentence), 其他类型的句子, 包括那些更复杂的(‘复合句’和‘并列句’)和更简单的(‘缩略’句)句子, 都是由基准句式经过连接、插入、倒装、替代和换位等方法处理后演变来的。”基本句型是基准句式的几种基本结构“格局”通过对应说可以把基准句式与以下三类句子联系起来: (a) 其他类型的简单句, 比如疑问句、否定句、被动句等; (b) 更复杂的句子, 即复合句和并列句; (c) 更简单的句子, 即缩略句。这样通过对应说就把基准句式和其他各种类型的句子联系了起来, 揭示它们在结构上对应, 在语义上对等或释义等关系。

1. 2 从转换关系到系统对应说

在第一节中, 我们讨论了系统对应说的主要内容。由于对应说是在转换关系的基础上发展来的, 就有必要对转换关系的主要内容、对应说与转换关系的共性和差异、从转换关系到对应说的演进及其意义等分别进行探讨, 以求搞清二者的关系, 更准确地认识

系统对应说。

1.2.1 转换关系

乔姆斯基(1957:101)在第一语言模式中曾谈及转换关系：“如果单单依据同义现象这样的概念去研究主动—被动关系，那么就不会发现主动—被动、否定、陈述—疑问以及其他许多转换关系的相似性。”

GCE 一不探讨转换理论，二不建构公式化的转换规则，而是重点关注两种结构之间所具有的这种转换关系，因此就借用了这一概念，加以改造，为其所用。该书没有对此概念进行界定，只在第 345 页对其功能说了一句话：“区别各种句型的一种方法就是借助于‘转换’关系或语法释义关系。”接着另起一段，对其语义特点说了一句话，并举了几个例子：“从语义上讲，句型 SV, SVC 和 SVA 很接近，这表现于下面这种偶然的等同：

SV ↔ SVCs

The baby is sleeping. ↔ The baby is asleep.

Two loaves will suffice. ↔ Two loaves will be sufficient.

SVCs ↔ SVA

He is jobless. ↔ He is without a job.”

接着谈到被动转换（例如：A number of people saw the accident. → The accident was seen by a number of people.）和其他两种转换关系。这是集中讨论转换关系的两节。在这里转换关系是用 ↔ 符号表示的，表明转换是双向性的，以区别于乔氏用 → 表示的单向性的转换。用 ↔ 表示的转换在书中总共有十多处，且都限于句型之间的转换。而在该书第 802 页再次明确提到语态转换时，用的却是 ~ 符号，例如：The Conservatives won the election. ~ The election was won by the Conservatives. 符号应用的这种前后不一致，恐怕会给读者造成某种迷惑。用 ~ 所表示的，依据该书的意思

图，大概是不定向的转换关系，其数量是用 $\leftrightarrow$ 表示的数倍，其中不仅有句型，还有词组和词的转换，例如：a long poem $\sim$ a poem of considerable length / unexpected $\sim$ not expected。再者，在该书第 956 页谈到存在句与基本句型的转换关系时，用的则是 $\rightarrow$ 符号，例如：Something must be wrong. $\rightarrow$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wrong. 此符号表示的应该是单向性转换关系，其数量相当小。

在 GCE 中，转换关系好像是一条线，贯穿书中的大部分章节，把许多语法结构，特别是句型，纵向地有机地联系了起来。

在 GCE 面世之后，本书的四位作者中，或两人合作，或其中的一位与其他人合作，为了满足不同的需要，又编著了几本小型的语法书。其中对转换关系的描述都有不同程度的变化或发展，为最后演进为系统对应说做了些铺垫。现仅以 1982 年出版的 *English Grammar for Today*（本书的三位作者中，排在首位的 G. 里奇是 GCE 的作者之一）为例，评介该书在 114 和 115 两页中论述的有关转换的三个观点。

首先是关于“转换”在语法中的重要作用的观点：“成分结构语法的树形图解法能够提供一个平面图，而我们的目标是，通过引入基本结构和派生结构的概念，要使语法成为立体的。为此，我们求助于一种被称做‘转换’的语法规则。这是那种能使两种不同成分结构联系起来的规则。”再者，该书作者把显示转换如何使语法成为立体的一个图形用做本书的封面图，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反映出，他们把转换看得多么重要。

第二是该书提出了基本结构（basic structure）和派生结构（derived structure）的概念。基本结构指的是“句子成分 SPOCA 的中性的基本语序，即正常的陈述句的那种语序”所构成的结构；在这些结构的基础上通过转换规则而得出的结构则是派生结构。

第三是关于转换规则这一概念的观点：“我们的目标是，极其非正式地利用这一概念，作为解释结构与结构之间种种重要关系

的一种手段。”

上述三个观点都明显地使转换关系向系统对应说大大地靠近了一步。

1.2.2 GCE 与 CGE 的关系

许国璋(1998:5)在谈到 GCE 与 CGE 的关系时说:“真的,我们对比两书体制,可以说前者是为后者做了准备。”林学洪(1986)说:“笔者怀着极大的兴趣,将这部近 1800 页的巨著阅读一过,觉得此书体大思精,不单纯是 GCE 的扩编,其考察之广,挖掘之深,远远超过旧作。”我们认为 GCE 中的转换关系也可以说仅是为 CGE 的系统对应说做了准备,系统对应说也不单纯是转换关系的扩编,术语的更换更有其重要的原因和意义。下面拟通过对转换关系与系统对应说异同的对比来进一步揭示二者的关系和转换关系发展为系统对应说的意义。

1.2.3 转换关系与系统对应说的共性

1.2.3.1 相通的概念

乔姆斯基(1957:43)在讨论主动句与被动句的关系时就两次使用了“对应”这个概念,其中一次是这样讲的:“这就是说,每一个 $NP_1 - V - NP_2$ 的句子都可以有一个对应句 (corresponding sentence) $NP_2 - is + Ven - by + NP_1$ 。”再者,GCE 在描述转换关系时也多次使用对应这一概念,并在其 283 页设专节讨论“形容词与副词的对应关系”,其实里面讲的都是用 $\sim$ 符号表示的转换关系。由此可见,对应关系与转换关系是相通的概念。

需要在此说明的是,穿插于 CGE 全书的有关系统对应说的描述,有时用“对应”(correspondences),有时用“系统对应”(systematic correspondences)。在书后的索引中,“对应”和“系统对应”,列为相互参照条目。因此可以说,二者所指相同,前者可视为后者的

简称。

1.2.3.2 大体相同的外延

GCE 的转换关系所涵盖的内容(包括用 $\leftrightarrow$ 、 $\rightarrow$ 和 $\sim$ 三种符号表示的转换关系)与 CGE 中的系统对应说所论述的内容大体上是相同的。

1.2.3.3 相同的作用

转换关系和对应说在各自的语法中所起的作用是相同的,即纵向地把许多结构联系起来,并解释一些横向描写中不能或不易解释的问题。

1.2.4 转换关系与系统对应说的差异

二者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2.4.1 定义

从 1.1.1 可知,对应说有一个完整的界说或定义。这一定义大体上是以乔姆斯基的转换理论为依托而勾画出来的,也可以说是通过与乔氏转换理论的对比而界定的。乔氏的转换讲的就是两种结构之间的关系,即转换关系。正如本节 1.2.3.1 中所言,转换关系与对应关系是相通的概念。再者,乔姆斯基的标准理论把深层结构通过转换规则得出表层结构这一过程叫做“映射”(map)。(赵世开,1989:142)可见,从映射的角度看,对应说也是与乔氏转换相一致的。二者在这方面的差别在于,乔氏的转换是严密的、正式的,而对应说则是“粗略的”“非正式的”。另外,对应说的定义包括“相同的词汇内容”出现于两种结构中。而乔氏的 1965 年的模式中,深层结构的决定性特征之一是,深层结构的名词、动词、形容词或副词不能通过转换而改变,虽然可以插入诸如 *by* 和 *to* 之类的成分。(史密斯、威尔逊,1979:127)显然,“词汇内容”没有名词、动词等限定严格,因此,对应说的涵盖面比乔氏转换大了不少,比如 *Bill lent the book to me.* $\sim$ *I borrowed the book from Bill.*

是对应的,但不符合乔氏的转换规则。

而 GCE 的转换关系没有定义,因此就没有界定与乔氏转换理论的共性和差异。

1.2.4.2 重要的论证依据

如前面所言,对应说提出了“相同的词汇内容出现于两种结构中”的要求,这就是提供了论证两种结构是否属于对应结构的重要依据。GCE 的转换关系则没有类似这样的依据。比如 GCE 中 263 页的 a criminal lawyer~a lawyer specializing in criminal law 和 264 页的 He is afraid to do it. ~He fears to do it. 被视为具有转换关系,而 CGE 中的相应部分则没把它们视为对应结构,大概是因为这一论证依据在起作用。

1.2.4.3 出发点

CGE(2.20) 指出:“我们把例[1—7]中的七种基本句型作为我们论述系统对应关系的出发点。”这在某种程度上与乔氏在早期转换理论中把词组结构规则生成的句子(更恰当地说是作为这些句子的基本符号链)视为转换的基础相似。而 GCE 则没有指出,至少没有明确指出转换关系的出发点。

1.2.4.4 表达符号

如 1.2.1 中所言,转换关系是用三种不同的符号表示的,而且偶尔还出现同一种转换关系在不同的章节用不同的符号表示的现象;这也说明,用三种符号表示的三种转换关系的界限有时是很难划分的。这大概也是对应关系只用其中一种符号 ~ 来表示的原因。

1.2.4.5 语义关系

从 1.2.1 和 1.2.2 中可见,转换关系仅对 SV, SVC_s 和 SVA 在语义上很接近的特点说了这么一句话,而对应说则对所有对应结构都在语义上有联系做了论证。

1.2.5 从转换关系发展为系统对应说

转换关系和系统对应说之间的共性奠定了从转换关系向对应说发展的基础，而二者之间的差异则显示出其发展的主要层面及其深度。如果说 GCE 的转换关系仅是借用了乔氏转换理论中的这一概念而加以改造为其所用的话，那么系统对应说则是全面发展和完善了转换关系而形成一种学说，比 GCE 的转换关系在理论的等级性上高出一个级阶。

需要说明的是，systematic correspondences 通常译为系统对应，鉴于它已形成一种独立的学说，我们将其译为系统对应说。我们这样译也是借用了 three ranks（丹麦语言学家叶斯帕森的一种学说）常被译为‘三品说’的译法。

1.2.6 转换关系改名为系统对应说的意义

林学洪(1986)说，CGE 中“术语的更换只得略而不论，这里只再提两点值得注意的变动”，而其中第一点就是把‘转换关系’改名为‘系统对应’，并阐明了这一变动值得注意的原因或意义：“转换生成学派认为一种结构可能由另一种更深层的结构转换而来。这些理论有时遇到一些困难。GCE 虽然用‘转换’这个术语，但已用 $\leftrightarrow$ 符号表明这是一种双向的对应关系，而不是单向的派生关系。CGE 则连术语也改换了，甚至对于省略，也认为它与完整形式之间是一种系统对应关系，而不企图说明前者是由后者派生而来(13.21)。这样做似乎含有与转换生成语法进一步划清界限的意图。”我们认为，这一术语更换的意义还在于，突出或强调了两个结构之间在成分结构上相对应和在意义上相联系的特征。而这一特征在 GCE 的转换关系中没有说明，在乔氏的转换理论中也没有明

1.2.7 小结

GCE 中的转换关系是一个从转换生成语法中巧妙借用来的概念，并加以改造，为其所用，是该书博采众家之长的体现之一。系统对应说是在转换关系的基础上加以增补、发展和完善而形成的一种可论证的转换学说。名称的更换一方面表明系统对应说已发展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学说，拉大了与转换生成语法的距离，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强调对应结构之间在结构和意义上的系统对应关系。

第二章 系统对应说与其他语法转换

2.1 不同级阶的语法转换

2.1.1 语法转换研究概述

王宗炎(1998:72)在讨论乔姆斯基的转换理论时说:“转换现象传统语法早已讨论过。”他还用乔姆斯基(1966)在《语言学界现状 目前的方向》一文中的话来说明 17、18 世纪语法转换研究的状况:“Chomsky 说,17、18 世纪的普遍语法已经严格划分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并假定各种语言在深层结构很少差别,只在表层结构相去甚远。关于语法转换现象,当时也已有宝贵的提示和深刻的认识,不过没有把规则弄成公式,只是列举范例,给予暗示,让聪明的读者自己去捉摸体会而已。”(王宗炎,1998:52)

依据方经民(2000:6—10)的研究,英国语言学家纳斯菲尔德(J. C. Nesfield)是一位正统的学校传统语法学家。他所编写的 *English Grammar Series* 的第四册(1900)中有一篇为“句子的转换和综合”(the Transformation and Synthesis of Sentence),其中包括“直接叙述和间接叙述”“句子的转换”“句子的综合”三章。纳斯菲尔德将句子转换(transformation)定义为“把一个语法形式改为另一个语法形式而不改变它的意义”。他把转换作为语言运用的一种方法,联系的是内容相同的不同类别的句子或表达方

式。

乔姆斯基的老师 Z. 海里斯是美国描写语言学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对转换结构进行过深入研究，提出了转换分析（transformational analysis）的方法。依据赵世开（1989:111—2）的研究，“海里斯的转换分析跟以后他的学生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中的‘转换’虽然用的是同一个术语，但实际内容并不一样。海里斯的转换是表层结构之间的转换，乔姆斯基的转换是从深层结构到表层结构之间的转换。”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海里斯的转换理论对乔姆斯基产生了巨大影响。王宗炎（1998:29）认为：“在 Noam Chomsky 的转换语法中，转换规则是个重要组成部分。他弄出这些规则，是由于受到老师 Zellig Harries 的《结构语言学方法》（*Methods in Structural Linguistics*, 1951）和一些论文的启发。不懂得 Harries 的理论，很难了解 Chomsky 的学说。”海里斯的转换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对转换式做出了界定：“如果有两个或更多的结构（或结构序列），其中所包含的是同样的 n 类（不管此外还有什么东西），当这些结构（或结构序列）出现在同样句子环境中的时候（其中所有的同是这些 n 类成员所构成的成员组）……我们就说这些结构互为转换体（transforms），每一个结构都可以从另一结构获得，只要通过特定的转换方式便行。”（Harries, 1957: 288）这一界定为乔姆斯基的转换式的概念奠定了基础。

“1957 年，诺姆·乔姆斯基的《句法结构》的发表，标志着语言学领域中一场革命的开端。”（Smith & Wilson, 1979: 1）“‘转换——生成’这个名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种理论有两个方面。它提出的语法既是‘转换’的，又是‘生成’的。两者在逻辑上并不相互依存，虽然这种理论由于把这二者结合起来而更有说服力。然而这两方面可以、而且应该分别考虑。转换这一方面是更基本的，而且也可能是更革命的……”（Palmer, 1971，中译本，pp. 147—148）

也正是在 1957 年以后,随着‘乔姆斯基革命’的开始,语法转换才真正受到重视并引发了极大的兴趣。“此后十年中许多语法学家致力于扩大语法中的转换部分,尽量把各种表面上不一样而意义相同的结构都设法通过转换规则联系起来。”(徐烈炯, 1990: 185)有一些学者把乔氏转换理论分析和重塑后纳入他们的语言学理论。另有一些学者把乔氏转换理论非正式化而形成相对实用的学说。还有一些学者把转换理论改造后应用于完全实用的语法著作或编写教材等等。在我国,由于种种原因,转换生成语法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才开始介绍进来,而且随后也曾涌动起转换热潮,相继出版了不少这方面的著作。

2.1.2 不同级阶的语法转换

中外有关语法转换的各类著作提出了众多转换理论、学说或概念等。我们不揣冒昧,把它们粗略地区分为三个级阶:语言学转换理论,非正式转换学说和实用同义转换。

语言学转换理论也可称为语法学转换理论,指那种可以(帮助)形成一个语言学流派或一种理论语法的转换理论,譬如转换生成语法中的转换理论,关系语法 (relational grammar) 中的转换理论等。

非正式转换学说一般是在语言学转换理论的基础上,朝着实用的方向对其进行非正式化的改造而建立起来的学说,譬如夸克等四位学者在《英语语法大全》中提出的系统对应说和张今在《英语句型的动态研究》中提出的转化机制等。

实用同义转换指的是那种完全以实用为目的并以同义为前提的转换。它与非正式转换学说的主要差别在于,后者是有定义、有标准或要求的、可以论证的学说,并且往往作为一部语法书的支柱概念之一贯穿全书,而实用同义转换则一般不具备这些特征。薄冰主编的《高级英语语法》中第 18 章句型的转换和邹世诚编著的

《实用英语句型变换》等属于此类。

2.1.3 三个级阶的语法转换对比

为了更准确地把握这三个级阶的语法转换之间的关系，有必要对它们之间的异同进行比较全面的对比。为使对比更加具体，我们从这三个级阶中各选一个影响较大的作为代表：乔姆斯基的转换理论，夸可等学者的系统对应说和薄冰的句型的转换。对比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2.1.3.1 内涵

乔氏的标准理论把深层结构通过转换规则得出表层结构这一过程叫做“映射”(map)。(赵世开,1989:142) 夸克等人(1985:57)说,系统对应说可以粗略地界定为 X 和 Y 两种结构之间的一种映射(mapping)。虽然实用同义转换一般不给定义,但从其涵盖的结构来看,其中大多数也可粗略地界定为两种结构或两种句型之间的一种映射。由此可见,三者的内涵大体上是相同的,因为它们均属语法转换的范畴。

2.1.3.2 外延

乔氏转换理论的外延在不同的时期都有所变化。鉴于该理论的前两个时期对非正式转换学说和实用同义转换影响最大,本书将其外延限于这两个时期。

乔氏转换与对应说的外延是相近的。乔氏在《句法结构》中所列的 16 种英语转换规则几乎都在对应说所解释的范围之内,比如肯定句与否定句、陈述句与疑问句都是二者共同的外延。不过,二者的外延仍有一些差异,总的来说,对应说的范围比乔氏转换的范围更广。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乔姆斯基的(1965 年)模式中,深层结构的决定性特征之一是,深层结构中的名词、动词、形容词或副词不能通过转换而改变,虽然可以插入诸如 by 和 to 之类的成分;而对应说只要求“相同的词汇内容”出现于对应的两种结构